

## 「死」文字

家裡掛了幅字，所有訪客見到都會注視片刻，努力辨識到底上面寫的是什麼；字體是篆書、草書或者另外的什麼？我說是「女書」，有人略知一二，大多數聞所未聞。

**珠筆落文詩一首，奉到貴家相會言  
恭賀姊妹千般好，榮華富貴過光陰  
想起非常結交日，姊妹同歡樂逍遙  
姊妹情深義又重，可如同父共母生，  
留得人情千日在，不要隔疏姊妹情。**

**庚寅年書何豔新**

這幅字既不是從紀念品商店買來的，也並非社交酬作得到的，這是最後一位女書傳人親自把筆寫下送給我的，異常珍貴，一筆一畫承載了她的人生故事，她母親與外婆的人生故事，甚至是一百年以前許多女性的共同故事。

我珍貴著女書，以是，從沒有如此渴望過一個文字的死去。  
死了也就純粹了，回到當初這個文字被創造時的情態

故事還得從 2000 年說起，不偏不倚的千禧年，我進入巴黎的一間私立電影學院，卻感到很不適應，一位同樣留法的朋友建議我：「去高等社科院聽課吧，視覺人類學，很有意思的。」

社科院都是講座課，而不是上對下的制式教學，才聽我便喜歡。若要申請，這學門給的條件是十五頁的研究計畫，從來我只在文學跟電影之間打轉過，天知道人類學從何研究起。上下思索間，眼前竟然浮現了一些奇妙的字，纖細、傾斜、流線感，婉妙有若女子顛起腳尖跳著舞，大學時我在書店翻過一本精裝硬皮的……《女書》！

我請家人飛快寄過來，讀完後很認真誠懇的寫了個計畫，沒有偉大研究目標，只想將這個獨特的文字梳理一番，照見女書所映射的心靈世界。指導教授相約面談，我帶著那本《女書》赴約，很心機的覺得，只要教授看到上面的美麗文字，不會嫌棄我法文說得坑坑洞洞，果然他讚嘆著：「美啊、簡直太美！」我在

一百多份申請學生中被錄取了。

## 被「誤會」的文字

最早我跟許多人一樣有個不算錯的錯覺——女書是女人發明的一種神秘文字。也因為這個說法，在 1980 年代吸引了全世界的學者訪踏，一時之間女書研究欣欣向榮，各種「攀附」也絡繹不絕。歷史學者將女書的起點拉遠到商周時期，認為與甲骨文有關；地方文史工作者熱心「造字」，竟然造出了一本磚頭辭典；還有部紀錄片認為瑤族「從母居」是世上最平權的文化，女書的起源就是受到瑤族啟發，用以對抗男權。

這些攀附的後面自然是希望讓女書更浩瀚、更古遠、竟而更偉大！不是過錯，在我，卻錯過了女書最核心的真實。

女書流傳在中國湖南省江永縣，是一種異於漢字的書寫系統，也是當今世上唯一的女性專用文字，這點無可疑議，然而關於女書的起源，一直沒有確切的時間點，比較實在的說法是來自「胡玉秀探親書」，這首詩文說的是宋朝時一位妃子，「嫁入朝中多苦楚，不如投石問長江」，她想要一解滿腔的思鄉之苦，又必須避過宮中耳目，於是發明了一套文字，只有她跟家鄉的女性親友能讀懂，是為女書。

從前女人沒有受教育的權利，她們稱漢字為「男書」，一旦有了屬於自己的文字，自然會將其稱之為「女書」。江永地區的農村婦女有結交姊妹的習俗，即使各自婚嫁到不同村落，也依然會維繫著姊妹情感，她們靠女書來通信，彼此述說著婚後遭遇，多半是丈夫早逝、夫妻不睦、家務繁重、婆家責罵、飢荒受苦一類的內容。換言之，女書成為了一個情感出口，讓她們能夠無所顧忌的自由述說，女書的世界，男人既看不懂也不關心。而她們對女書的珍視會一直延續到死亡之後，希望姊妹寫的文字陪伴她們到另一個世界。

當地焚書陪葬的風俗，也造成了女書起源的撲朔迷離，目前可見的歷史文物，最早只見於清朝，按此，就只能保守估計這文字至少流傳了一兩百年。

如果問當地人女書是什麼？就會得到三個字：「訴可憐」。

沒有其他拉哩拉雜的解釋，他們最直接的答案，女書等於訴可憐。

這不是一個籠統的印象，更揭露了女書的核心本質——一種憂傷的自傳書寫。她們用女書來表達自己的生命遭逢，這個文字跟憂傷緊扣著，從最起初就是，

即使所謂的最初不過是一首詩歌，這文字也從來沒有過一個溫馨的來由。

## 刻意遺忘的，又尋來

既然讀的是視覺人類學，除了書面資料，我熱烈計畫著要親自前往江永做田野調查，同步以影像紀錄下來。那是在 2003 年，中國突然間爆發出 SARS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），疫情蔓延到我不得不將計畫擱淺。隔年又傳來一則消息：最後一位女書傳人陽煥宜過世了，她正是我主要想訪查的對象，官方宣稱世上再無懂得寫女書之人，一時之間，眾家新聞悲嘆著女書將從此失傳！

我想，那自是不必再去了。一直到我 2004 年寫完碩士論文，總沒能去成江永，那個我所神往的女書流傳地。指導教授建議我博士換個研究題目，既然再無女書傳人，資料又如此有限。

女書的文本是先被翻譯成漢語，然後我從漢語又翻譯成法文，自己並沒有把握還能夠留住多少的情意幽微。幫我修改論文的老先生與指導教授，一致讚美論文中流動著的一份詩意與細膩，實則不是我，而是那些女書作者。比如義年華的悼亡詩：「**又惜他先冷成水，他日家先冷孤魂**」，原本就真摯哀婉，我只是透過這個書寫去凝視女性的所思所感。

被女書觸動，卻始終未能成行的遺憾，變成一種很隱微的痛，我沒有再去追索任何關於女書的任何事，甚至刻意要遺忘，連碩士論文都沒多留一本。

幾年後，唸完書回到台灣，偶然認識了中研院研究員劉斐玟，二十多年來她一直從事女書研究，從她的口中我才得知，其實女書未完，仍有女歌在世上傳唱，仍有女文在筆下書寫，仍有女書傳人在人間。但這又是一個行將消逝的文字，令我感到一種跟時間拔河の迫切性。

我們決定要合作拍攝女書紀錄片。

## 何豔新

非常遺憾在我們拍攝的 2010-2012 年，不僅繼續研究女書的學者很少，而且真正的女書傳人幾乎完全凋零，我在前製期非常不安，因為不確定還能拍到什麼。劉老師提供了所有她上窮碧落得來的田野資料、照片、文物，甚至用小 DV 拍攝的影像資料，我們也已設定主要拍攝對象是她的結拜姊妹何豔新，但沒見過這位女書傳人，一顆心懸在那邊，對一切沒有把握。

第一眼見到何豔新，我的疑慮一掃而空，她一點不像農村老太太，她顯得不

與人同，敏感聰穎，率真直接，有分傲骨，特別是還有一種文學性。

初見那天，整個團隊照理跟她還在彼此客套的階段，卻不想，一落坐，話匣子打開，有如久別重逢，話家常不說，她還悠悠談起一位李家先生，因為住得遠，豔新母親不讓她嫁，不管她怎麼抗婚絕食出走，都沒成功，這可是她深埋內心的「初戀」，劉老師覺得不可思議，豔新就這麼輕易對一群「陌生人」真情流露了。

影像創作非常需要一種「恩典時刻」，意即「我」與「他者」無須多言，天時地利，彼此自會達到一種默契理解；在豔新與我之間，初見時已然如此。

拍了半個月，我總好奇著女書後面的「真相」，比如女人都是同行，可能好姊妹也會有嫉妒、吵架的，但這類事不能打直球，我先從豔新的好姊妹那裡溫柔埋伏，等到豔新聽說了，便笑言：「妳真是一個好妖精！妳看……妳的眼睛像畫眉鳥。」我一驚，她非常懂呢，我的小奸小壞，老是會耍賴、耍無知、耍可愛，懂得繞一圈來抵達目的地。

結拜姊妹之間用女書來通信，收到信的對方，並不是靜靜閱讀，而必須用唱的，女書是一種需要用唱才能解義與會意的文字。如果置身過那個唱女書的聲情抑揚中，一定會被其間的哀怨調子給牽動，不管懂不懂當地方言，都能心領神會她們正在訴說自己的可憐。

豔新為了我們試唱過「哭嫁歌」，幾次都唱不下去，調子一起，眼淚就掉下來，她說：「如果妳懂，妳會比我哭得更傷心」

## 要一種殘缺的延續，或者求全的斷裂

官方報導總說女書為中華文化光榮的建樹，「女權」的伸張，對封建父權的抗議，人類文明進步的指標，也一直宣傳培養了「新女書傳人」。事實上，女書在行銷包裝之下已然「博物館化」與「觀光化」。

我去參訪了「女書學堂」，一座姑婆神像供奉在學堂裡，附近幾個村的小女孩寒暑假來學習，這倒還好，教導後輩認識這個文字。然而看到了女書園主辦的「女書形象大使選拔」，海報上一個個年輕貌美女子的沙龍美照，這跟女書有何關係？兜售女書書法作品、女書文物複製品，這些商業作法無可厚非，然而遠不如重讀文本，傾聽女性筆下的聲音來得更真實。

我們的鏡頭跟著也來到在北京舉行的「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會」，女書被用來載歌載舞，請女書傳人現場展示字畫、剪紙，這更令人感覺到這個文字的「瀕危」。遠藤織枝教授應邀而來之前，她開的條件是「何豔新來，我才

來。」當初就是這位日本學者偶然發現了何豔新會寫女書。

在女書方興未艾之時，全世界學者都跑來了江永，豔新硬是要「藏」著，大家競相「展才」「憶舊」，她卻當成秘密似的不欲人知。其實會寫幾個女書字，不僅會被當成舞台上的主角閃閃發光，還可以因此稍微改善經濟困頓，有人會收購女書文物，官方單位也會給予照顧。

我問豔新：「怎麼不承認呢？」

「太苦了！我已經放下了三十年，就不想再去回憶。」

豔新家裡掛著政府頒給她的「女書傳人」正紅字金框匾額，但這匾額岌岌可危，不知哪年就會被摘下來，因為她不太聽話。不管是申奧成功，世博開展，黨的生日，國家的誕辰，其他的女書傳人都會寫文章頌揚，她則不，「女書就是訴可憐嘛，我不會寫那些，我的外婆沒有教給我」。

官方邀約她不寫，她老人家興致一來，便落筆送了我一幅字，**留得人情千日在，不要隔疏姊妹情**；如此被她看重，那字好似有千般萬般的情意，穿越了舊日時光，山重水隔，掛在了我台北書房的案頭。

我的看法與遠藤織枝相同，何豔新是最後一位還能夠用原初的純粹情感來創作的女書傳人，其他都不是「自然女書傳人」，通過後天學習固然也可以學會，但她們無法創作，更已經脫離這個文字被創造時的情感語境。當明瞭了自然女書傳人的「價值」，有的開始編造身世，說自己從小是由姨婆、祖母教會女書的；有的開始泣訴生命的傷痛，架設個人網站吸引閱聽眾，這些是一種「創新」的自我宣傳，卻無法落實在深刻的創作之中。

國家可以出手保護，然而文字自有其生命，與其強制使用維生呼吸器，凌遲著文字的原貌，我覺得還不如如有尊嚴的死去。死去了，也就純粹了；如果可能，我但願能掐死那文字，不要有所謂的假女書、新女書，寧願守住這個文字當初被創造時的乾淨原初。

即使有一天女書完全死亡，成了死文字，也不會抹去這個美麗文字存在過的事實。曾經來過，對其念想，閱讀那些訴可憐的文本，女書才於是未完。

